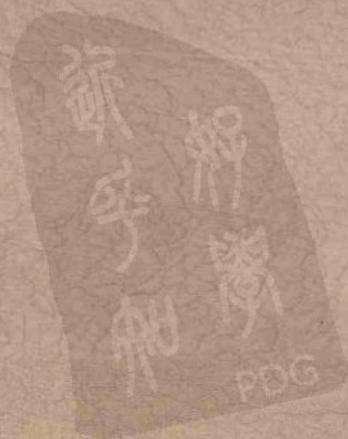


唐段少卿酉陽雜俎

四



唐段少卿酉陽雜俎續集目錄

卷之一

支諾臯上

卷之二

支諾臯中

卷之三

支諾臯下

卷之四

貶誤

卷之五

目録
寺塔記上

卷之六

寺塔記下

卷之七

金剛經鳩異

卷之八

支動

卷之九

支植上

卷之十

支植下

唐段少卿酉陽雜俎續集卷之一

唐 太常少卿臨淄柯古段成式 撰

明 四川道監察御史內鄉李雲鵠 校

支諾臯上

新羅國有第一貴族金哥其遠祖名旁奄有弟一人甚有家財其兄旁奄因分居乞衣食國人有與其隙地一畝乃求蠶穀種於弟弟蒸而與之奄不知也至蠶時有一蠶生焉目長寸餘居旬大如牛食數樹葉不足其弟知之伺間殺其蠶經日四方百里內蠶飛集其家國人謂之巨蠶意其蠶之王也四鄰共縲之不供穀唯一莖

植焉其穗長尺餘旁匱常守之忽爲鳥所折啣去旁匱
逐之上山五六里鳥入一石罅日沒徑黑旁匱因止石
側至夜半月明見群小兒赤衣共戲一小兒云爾要何
物一曰要酒小兒露一金錐子擊石酒及樽悉具一曰
要食又擊之餅餌羹炙羅於石上良久飲食而散以金
錐挿於石罅旁匱大喜取其錐而還所欲隨擊而辦因
是富侔國力常以珠璣贍其弟弟方始悔其前所欺蠶
穀事仍謂旁匱試以蠶穀欺我我或如兄得金錐也旁
匱知其愚諭之不及乃如其言弟蠶之止得一蠶如常
蠶穀種之復一莖植焉將熟亦爲鳥所啣其弟大悅隨

之入山至鳥入處遇群鬼怒曰是竊予金錐者乃執之
謂曰爾欲爲我築糠糖一作三版乎欲爾鼻長一丈乎其
弟請築糠三版三日饑困不成求哀於鬼乃拔其鼻鼻
如象而歸國人怪而聚觀之慚恚而卒其後子孫戲擊
錐求狼糞因雷震錐失所在

臨瀨

一作

西北有寺寺僧智通常持法華經入禪每晏

坐必求寒林靜境殆非人所至經數年忽夜有人環其
院呼智通至曉聲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應曰
汝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有物長六尺餘皂衣青面張
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

是向火物亦就坐智通但念經至五更物爲火所醉因
閉目開口據爐而鼯智通覩之乃以香匙舉灰火寘其
口中物大呼起走至閭若蹶聲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視
蹶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見大青桐樹稍已童
矣其下凹根若新缺然僧以木皮附之合無蹤隙其半
有薪者創成一蹬深六寸餘蓋魅之口灰火滿其中火
猶熒熒智通以焚之其恠自絕

南人相傳秦漢前有洞主吳氏土人呼爲吳洞娶兩妻

一妻卒有女名葉限少惠善陶

一作鈎

金父愛之末歲父

卒爲後母所苦常令樵險汲深時嘗得一鱗二寸餘頰

瞽金目遂潛養於盆水日日長易數器大不能受乃投
於後池中女所得餘食輒沉以食之女至池魚必露首
枕岸他人至不復出其母知之每伺之魚未嘗見也因
詐女曰爾無勞乎吾爲爾新其襦乃易其弊衣後令汲
於他泉計里數百一作里也母徐衣其女衣袖利刃行向
池呼魚魚卽出首因斤殺之魚已長丈餘膳其肉味倍
常魚藏其骨於鬱棲之下逾日女至向池不復見魚矣
乃哭於野忽有人被髮籠衣自天而降慰女曰爾無哭
爾母殺爾魚矣骨在糞下爾歸可取魚骨藏於室所須
第祈之當隨爾也女用其言金璣衣食隨欲而具及洞

節母往令女守庭菓女伺母行遠亦往衣翠紡上衣躡
金履母所生女認之謂母曰此甚似姊也母亦疑之女覺
遽反遂遺一隻履爲洞人所得母歸但見女抱庭樹眠
亦不之慮其洞隣海島島中有國名陀汗兵強三數十
島水界數千里洞人遂貨其履於陀汗國國主得之命
其左右履之足小者履減一寸乃令一國婦人履之竟
無一稱者其輕如毛履石無聲陀汗王意其洞人以非
道得之遂禁錮而拷掠之竟不知所從來乃以是履棄
之於道旁卽遍歷人家捕之若有女履者捕之以告陀
汗王恠之乃搜其室得葉限令履之而信葉限因衣翠

紡衣躡履而進色若天人也始具事於王載魚骨與葉
限俱還國其母及女卽爲飛石擊死洞人哀之埋於石
坑命曰懊女塚洞人以爲媒祀求女必應陀汗王至國
以葉限爲上婦一年王貪求祈於魚骨寶玉無限逾年
不復應王乃葬魚骨於海岸用珠百斛藏之以金爲際
至徵卒叛時將發以贍軍一夕爲海潮所淪成式舊家
人李士元所說士元本邕州洞中人多記得南中恠事
太和五年復州醫人王超善用鍼病無不差於午忽無
病死經宿而蘇言始夢至一處城壁臺殿如王者居見
一人卧召前袒視左髀有腫大如杯令超治之卽爲鍼

出牖升餘顧黃衣吏曰可領畢也超隨入一門門署曰畢院庭中有人眼數千聚成山視肉迭瞬明滅黃衣曰此卽畢也俄有二人形甚竒偉分處左右鼓巨筵吹激眼聚扇而起或飛或走或爲人者傾刻而盡超訪其故黃衣吏曰有生之類先死而畢言次忽活

前秀才李鵠覲於穎川夜至一驛纔卧見物如猪者突上廳階鵠驚走透後門投驛廐潛身草積中屏息且伺之恠亦隨至聲遶草積數匝瞪目相視鵠所潛處忽變爲巨星騰起數道燭天鵠左右取燭索鵠於草積中已卒矣半日方蘇因說所見未旬無病而死

元和中國子監學生周乙者常夜習業忽見一小鬼鬚

鬢頭長二尺餘滿頭碎光如星眨眨一作熒熒可惡戲燈弄

硯紛搏不止學生素有膽叱之稍却復傍書案因伺其

所爲漸逼近乙因擒之踞坐求哀辭頗苦切天將曉覺

如物折聲視之乃弊木杓也其上粘粟百餘粒

貞元一作元中蜀郡有僧志功一作志警言住寶相寺持經夜

久忽有飛蟲五六枚大如蠅金色迭飛起燈焰或蹲於

炷花上鼓翅與火一色久乃滅焰中如此數夕童子擊

墮一枚乃薰陸香也亦無形狀自是不復見

元和初上都東市惡少李和子父努眼和子性忍常攘

狗及猫食之爲坊市之患常臂鷄立於衢見二人紫衣呼曰公非李努眼子名和子乎和子卽遽祇揖又曰有故可隙處言也因行數步止於人外言冥司追公可卽去和子初不受曰人何給言又曰我卽鬼因探懷中出一牒印窠猶濕見其姓名分明爲猫犬四百六十頭論訴事和子驚懼乃棄鷄子拜祈之且曰我分死爾必爲我暫留具少酒鬼固辭不獲已初將入畢羅肆鬼掩鼻不肯前乃延於旗亭杜家揖讓獨言人以爲狂也遂索酒九盃自飲三盃六盃虛設于西座且求其爲方便以免二鬼相顧我等旣受一醉之恩須爲作計因起曰

姑遲我數刻當返未移時至曰君辦錢四十萬爲君假三年命也和子諾許以翌日及午爲期因酬酒直且返其酒嘗之味如水矣冷復冰齒和子遽歸貨衣具鑿楮如期備酌焚之自見二鬼挈其錢而去及三日和子卒鬼言三年蓋人間三日也

貞元末開州軍將冉從長輕財好事而州之儒生道者多依之有畫人窰采圖爲竹林會甚工坐客郭萱柳成二秀才每以氣相軋柳忽眇圖謂主人曰此畫巧於體勢先於意趣今欲爲公設薄技不施五色令其精彩殊勝如何冉驚曰素不知秀才藝如此然不假五色其理

安在柳笑曰我當入彼畫中治之郭撫掌曰君欲給三尺童子乎柳因邀其賭郭請以五千抵負冉亦爲保柳乃騰身赴圖而滅坐客大駭圖表於壁衆摸索不獲久之柳忽語曰郭子信來聲若出畫中也食傾瞥自圖上墜下指阮籍像曰工夫祇及此衆視之覺阮籍圖像獨異吻若方笑窺采覩之不復認冉意其得道者與郭俱謝之數日竟他去宋存壽處士在釋時目擊其事奉天縣國盛村百姓姓劉者病狂發時亂走不避井壘其家爲迎禁呪人侯公敏治之公敏纔至劉忽起曰我暫出不假爾治因杖薪檐至田中袒而運檐狀若擊物

良久而返笑曰我病已矣適打一鬼頭落埋於田中兄弟及呪者猶以爲狂不實之遂同往驗焉劉掘出一髑髏戴赤髮十餘莖其病竟愈是會昌五年事

柳璟知舉年有國子監明經失姓名晝寢夢徙倚於監門有一人負衣囊衣黃訪明經姓氏明經語之其人笑曰君來春及第明經因訪隣房鄉曲五六人或言得者明經遂邀入長興里畢羅店常所過處店外有犬競驚日差矣遽呼隣房數人語其夢忽見長興店子入門曰即君與客食畢羅計二斤何不計直而去也明經大駭褫衣質之且隨驗所夢相其榻器皆如夢中乃謂店主